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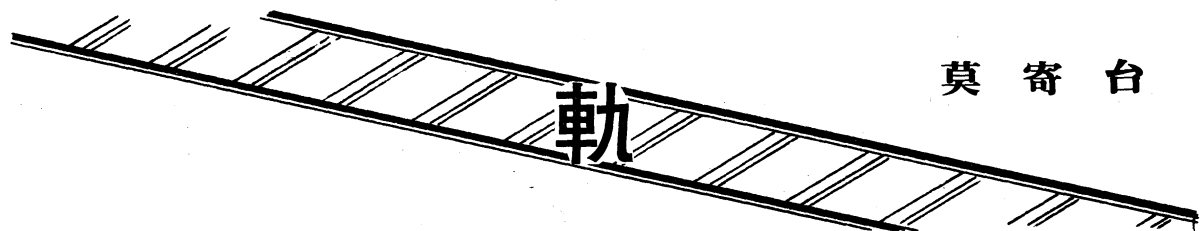
新血等等。並非絕對不重視論文發表，有第一手的成就當然更好。我只是覺得不值得花全力去爭學術聲譽，爭也爭不到，不如把重心放在有目標有成果的事上，一旦我們真著手造核子動力火箭了，甚或什麼現在還想不到的新玩意。外國期刊上查不到，那時不妨移動比重，分擔起全人類進步的責任，不知師長同學以爲然否？

結論一句話，願當局快談功利，快鑽熱門（乃我們需要的熱門非他人在鑽而我們還鑽不起的

熱門），願同學莫貪近利，違背志趣，無論走進那一 field，都當作孟子所說的天降下來的大任一樣，搞熱門的努力創出一分事業，搞冷門的正該受困心橫慮，空乏其身。註：稍餓點大概還不至於餓死）行拂亂其所爲（找事碰碰壁，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邏輯，大概專科講師還有得當的）於是增益其所不能，相信必有從憂患中而復生的一天。

五十九年五月七日

於 Manchester



輪胎一閃恰好架在紅燈前面的安全島上。好熱！邢棟跨在單車上等馬路口的綠燈，愈發覺得袖口汗濕得黏漉漉的，其實也不是熱，單就是悶的難受，等他再騎起車的時候，就感覺好過了一點，可是心裏又像有一個疙瘩，沈甸甸的，隨著車身震真正顯得難過。真是好熱。

疙瘩，可不是？力學老師的臉上就有一個疙瘩，隨著說話的腔調會上下跳動的。猛一下子臉一沈，疙瘩不動了，惹人注目的就是那一雙白多於黑的眼睛。呸！他就沒法猜透隱藏在那一對眼睛後面促狹的考題。橢圓座標轉換，爲什麼是橢圓座標轉換？幹嗎不是 Cylindrical，我只當是 Cylindrical 呢。要真是 Cylindrical 的話，豈不是十分穩拿了嗎？我本來也想專搞橢圓的，就不知怎麼的一迷糊，又給搞錯了。這柏油路怎麼修的？顯得亂厲害。剎車「嘰」的一聲，隱隱作痛的心又是一下抽緊，前面一個穿綠色粗布唐裝的婦人緩緩的橫過了路。幾點了？應該是四點。四點早該過了。管他四點五點，有什麼分別？終歸是考完了。

壓根兒就搞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回事？分明是考完了，怎麼著那麼不樂呢？邢棟自己都想笑，就差那十分值什麼，應該是考的不壞，這話不會是吹牛，我就算睜了一隻眼也比那幾位強啊，難不成他們做得出來？尤其，想想前兒個的應用數學，我真有資格驕傲的，別別！怎麼想都沒用，不樂就是不樂。

一回到斗室，那種緊張過後的虛脫感就隨之而來了。見鬼，緊張後該是輕鬆的，怎麼樣也不

應該有這種感覺。邢棟想到前院去洗一把臉，冷水一沁入皮膚，愈發連心底深處都醒過來了似的。來回的脚步都是四平八穩的，多少人說過我「穩重」，「踏實」，踏實到連脚步都輕盈不起來了。他裂著嘴一屁股坐在窗前，引來的一陣風盪起了掛在窗前風鈴的紅穗子。叮叮噹。風鈴樂不可支的唱了起來。四點半，同住的小趙該回來了吧，真巴不得他別回來……叮叮噹，紅穗子左右搖散，搖曳生姿。「阿四，告訴過你留心門檻子，蹣跽了不許摔哭」

風鈴掛在門前飛簷上。他已經挾著風箏衝上小路了，穿過那一叢七里香組成的小籬，就是大片綠草地。「阿四簡直是瘋了，這會子玩風箏連飯都不想吃了。」阿姐還是帶著笑數說他的，「不給你做你就扁着臉要哭，哪！給你做了還不是放了一次就丟了。」阿姐的聲音柔和好聽，頭髮用紅絲巾往後挽成一個束，襯得阿姐的臉紅村村的好看。阿姐，明兒個給我做個大老鷹的，隔壁阿姚的小蜈蚣還不是飛了，風箏丟了有什麼稀奇？你不是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嗎？「傻孩子，算你能幹，會說話。」阿姐樂了。

每逢他要機伶阿姐就樂開了。「傻孩子，算你會說話。」阿姐老說他老實裏透著靈巧，將來能成大器的。每碰到隔壁的小翠就說，你別看阿四老實帶著土氣，將來咱們邢家不定還得靠他呢，就愁他抓不定主意，小時候倒有我照料着，以後也沒誰能像阿姐那麼疼他的。說着拉了他的手，用小方絲巾擦他臉上的泥，誰的手也沒阿姐的軟。

門板碰的一聲，是小趙回來了。「邢棟，去的怎麼樣？」也沒怎麼樣，還好就是了。橢圓座標那題你答出來沒有？小趙倒著開水說「那題不是挺容易的嗎？」他猛的一回頭，鼻尖正好擦過紅絲絨的穗子。老天也不是這麼欺負人的。他機械化的拿起厚重的課本，低下頭探索那一片片的蟹形文字。見鬼，真是活見鬼，連小趙那種貨也做得出來的東西，自己還拿它沒辦法。我真恨不得把手上的書給摔出去，到底是沒摔書。說起，小趙，你那台日光燈老沙沙叫的，你是換是不換哪？「要換，要換，也等我家裏錢寄來才能買新的啊。你替我著什麼急？」妹子替你著急，嚙嚙沙沙的吵，你叫我都甯看書了。「喲！老邢，剛考完試你也真能定下心看書哇？」他狠狠一抬頭，鼻尖又剛好拂過紅絲絨的風鈴穗子，一回身，燈光下書架的影子就落在他的臉上、頭上、胸上、心上。他看著風鈴穗子，這是從家裏帶來的唯一擺飾品，難得是天天在窗前的日頭下照著，還是那麼鮮明斑斕的。

風鈴掛在門前飛簷上。叮叮噹。「阿四，給你打的毛衣幹嗎不穿上？你不看中午煖煖熱的，落了黃昏還是挺寒的。」阿姐躺在病床上咳嗽著說。他的心都快撕裂了。床前放著的瓷青花瓶裏是他一上午揀出來的小黃雛菊。沒過幾個月阿姐死了，他也記不得自己傷心了多久，到底一個八歲小孩知道什麼叫死別呢？只知道風箏是再沒玩過的，他不願意嚙著眼淚放風箏，男孩子是不作興哭的。那件綠毛衣也沒再穿過，卻在手裏摩挲過無數次，摩挲啊摩挲，他的一雙眼死死盯住那一排玉色的小鈕扣，定住了。「這孩子是有點慧根。」娘會說。什麼叫慧根哪？我不懂。他老偏著小臉問娘。娘緊緊攥住他的手。「傻孩子，娘在誇獎你哪！說你比別的孩子都聰明。」

他抬起了頭，冷眼看了一下對桌的小趙。小趙正看書起勁，又是尼采的語錄了，小趙是尼采的信徒。他不屑的撇了一下嘴，看了看桌上放的一本「非理性的人」，這是月前買來看過的，裏面密密麻麻的作了眉批心得。我才真是懂得生活的情趣的，什麼叫分內課餘呢？該死，讀書的時候得專心，速讀的要訣，一心不二用，以句做單位，做整體系統性的閱讀。一分鐘多少字？上次的記錄又忘了。好！定心！快進入情況了。一小片黑影掠過眼前，是一隻灰色的大飛蛾，他恨聲用書一揮，飛蛾萎縮在桌上，痙攣著。好噁心，感覺一團灰撲在臉上身上，連心窩裏都沾上了似

的。用手彈開屍體，臂彎偏碰上桌角上一小堆一元銀幣，嘩一聲，銀色的角子撒了一地。真倒霉，低頭要撿，看着地上那一片斑斕的光閃不禁呆了，籤，是籤吧？

風鈴掛在門前飛簷上。阿姐！到慈靈寺看廟會去嘛！阿姐是有求必應的，我看中的只是廟前小攤上的紅龜。手上捏着黏軟的麵製紅龜，還捨不得就吃呢。「阿四，不要老拿在手上玩，看弄髒了。來！我帶你抽支好籤去。」抽了籤，從老和尚手裏換過一張薄薄小紙片。上面的字看不懂。老和尚皺了眉說：「小弟，這支籤不好。」不記得老和尚怎麼講的，大概籤上是說自己把目光透過樹葉的亂針光圈當成撒了一地的錢，撿又老撿不著。也不太知道這是什麼含意，手上拿著紅龜，心已經沈了。下下籤。阿姐拉了他的手，笑得很勉強。記得就從那以後，看見月光下的樹影，看見撒在地上的錢，心裏就淡淡的。一直過了幾年都沒改，自己都分不清是對童年的依戀，還是對阿姐的懷念，還是對古老迷信的恐懼。

狠狠摔了一下頭，怎麼老想從前呢？撿了錢，邢棟猶疑了一下，還是把洋裝書放上了書架，木架上的塵灰給掃出了一條白縫。雖說考完了，總不能懈怠的，我得先睡一會，再來開車。他爬下身，一連做了廿幾個伏地挺身。讀書運動，不能偏頗，這才叫正常的生活。鑽進棉被裏，該死的橢圓座標。明天八點上圖書總館，電學要先預習一下。下午的課要留心抄筆記，一定得專心。心不旁騖，心不旁騖。咳，真該死的橢圓座標。被套上的碎花壓上眼臉，他漸漸向黑暗孤寂裏下沈，下沈。「唷，阿趙。」他猛的一掀被翻身出了起來。「幫我看看鬧鐘發條上了沒有，我怕是忘了。」